

疑似

杨 英 国 小 说 精 选

ISITK

时代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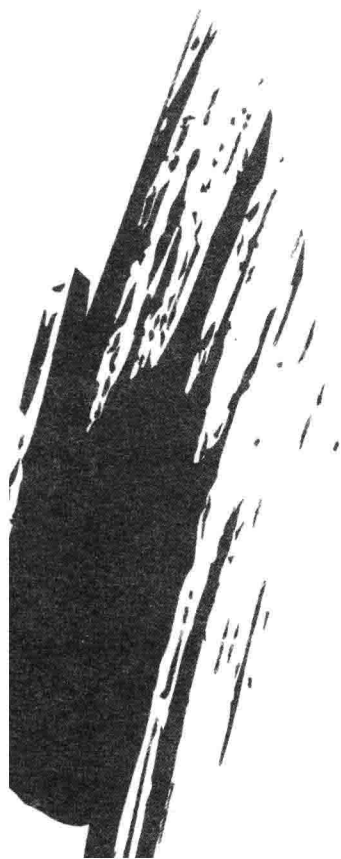
杨英国 著

杨英国小说精选

疑似

时代文艺出版社

杨英国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疑似/杨英国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87-213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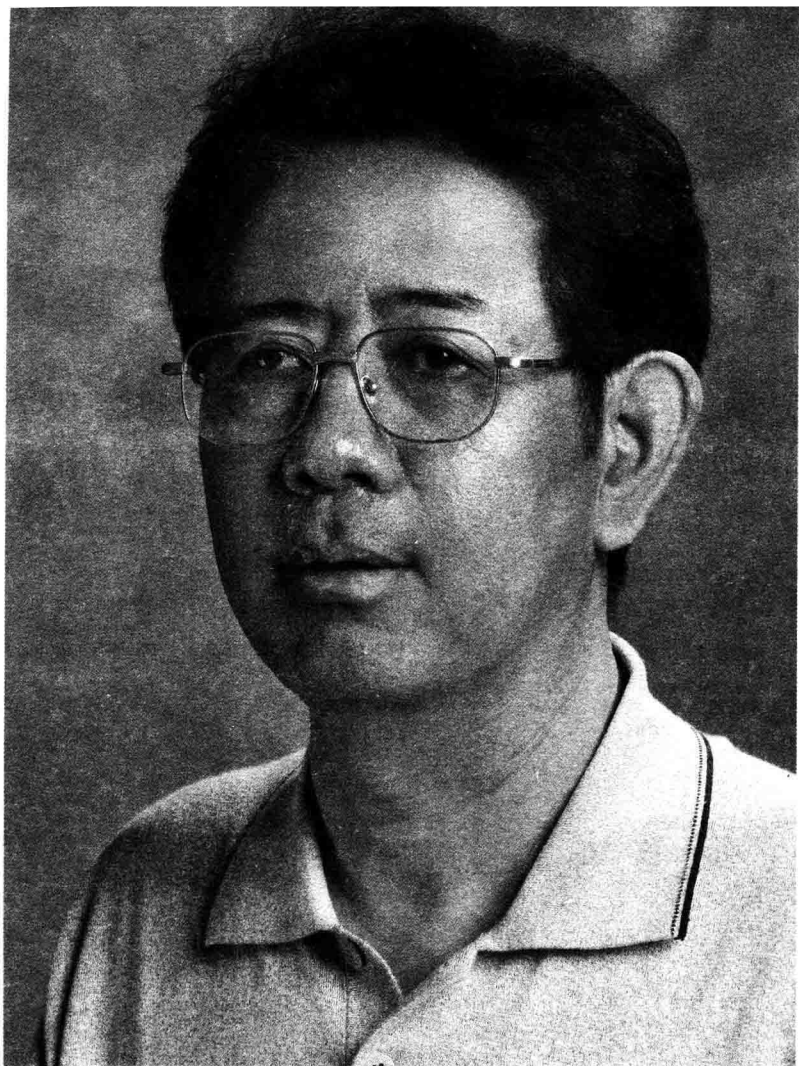
I. 疑… II. 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5032 号

疑 似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邮 编	130021
电 话	总编办:85638648 发行科:85677782
网 址	www.shidai china.com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东北林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杨 英 国 小 说 精 选





杨英国 回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专业作家。曾任德州市文联副秘书长、文学创作室主任、德州市作家协会主席。1998 至 2002 年间两次获全省文联系统先进个人奖。1993 年至 2001 年两度获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号。1979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五部，中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及散文、评论文章三十余篇。长篇小说《天园有路》获山东省第二届“精品工程”奖，另有作品获得多种文学奖项。

自序

当黑夜将大地悄悄交还白天时，晨曦后的朝阳如同钢花四溅喷向八方。我从阳光中走出来，踉踉跄跄地向前走，向前走，惊回首，转瞬间竟然走了将近三十个春秋。三十年已成为逝去的概念，而自己也由步履蹒跚终至身手矫健。

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三十年的是是非非，三十年的坎坷不定，三十年的殚精竭虑。没有成就，也有成绩；未成大业，也有收获。长、中、短篇出版发表了几十个，良莠不齐，各有优劣。所幸当时世界还年轻，一些作品尚可入得行家法眼，于是就有了些或长或短或褒或贬的评论文章，算起来已四五万字。为了总结，为了答谢，当然也没有摆脱名缰利锁，我已把这些东西归拢成集，取名《追求完美的自在精灵》，梦想着昭示于众。至于是非功过，自然留待后人评说。

人心无足，好了还想好。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五部长篇早已成书，四五部中篇也已结集面世，只有短篇小说和别人给予鼓励的评论文章还散落着。正当焦灼遗憾之际，远在北京的朋友雪里送炭，鼎力相助，使我于困窘中圆了一个本来不可能实现的梦——从以往零散发表的三十多个短篇小说中选取了二十几篇，以《疑似》为书名，附录《追求完美的自在精灵》同时结集成书。书成之后，我仍会笔耕不辍，争取若干年后再有这样的集子继续呈献给读者。这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里的一副对联：“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然而，一个人既已踏上了这条路，缩手又如何？回头又如何？还是潜心懿行、锲而不舍地终此一生吧！

世界开始变老，变得体弱多病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创新”，

连向为人们看重的圣洁文坛同样身不由己地卷入“时尚”的大潮——便捷者为才华，依阿者为练达，投机者为精明，纵恣者为阔大。视淫乱为风流，视荒唐为正经，视无耻为潇洒，视低级趣味为高尚行为，拉帮结派，纵横捭阖……这种非主流型时代的神经错乱，昔日曾是文坛所极力批判和鞭挞的社会现实，如今却成为某些人的不二法门。这样说，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了。

作家、作品、时代、风气密不可分。当前，有的写作者开始看风使舵，另辟蹊径，部分继续以社会责任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指南的人，很孤独甚至被人视为呆傻。人分圣贤君庶小，我非圣贤君子，也不承认是小人，只能算作庶人。可以想象，肉体凡胎的庶人不可能像荷花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然而竭力保持一点清洁的情操还是办得到的。所以，仍要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向上的生活热情，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来写——写出人生中的真善美，揭露人性中的假恶丑。不过，我还是提倡以歌颂为主，因为“杀鸡给猴看的结果是让猴子也学会了杀鸡；以渲染‘黑白大搏斗’的警匪片让本来老实本分的年轻人也学会了拦路抢劫”。由此看来，“扬汤止沸”，远不如“釜底抽薪”本质的多。

上苍垂怜，一向健康状况欠佳的我，近来忽然心安神定、脑清目明、精力充沛，创作欲望也出乎意料的强烈。盛夏酷暑诗意浓，晚秋清爽文思行。可能是神明的居意安排和昭示——象征凉爽和丰收的季节已经到来，我这个“逾五十而仍不知天命”的人也应该踏上新的征程了。

目 录

自序	1
避嫌	1
最后一网鱼	9
潜移	17
促狭儿	23
月亮	38
情种	48
找脸儿	61
辛山	73
上岗	83
奶奶·冬枣儿	89
买菜	98
心性	101
默化	106
疑似	120
艰难的抉择	136
无妄	151
动力	159
师表	169

夕照	175
转折	184
返童	192
烟火外的岁末	201
划破雨夜的电光	210
冷门	224
书生夜短	237
夜叉·四妈一家	246
附录 追求完美的自在精灵·杨英国作品评论小辑	251

避 嫌

秀玉刚刚迈进棒子地，一只野兔腾地从她身旁窜过，她吓得一哆嗦，赶紧原地蹲下，看看确无危险发生，这才慢慢立起身，犹自惊恐不已地朝周围逡巡。

秀玉出名地胆小，村头田间哪怕有人大声说话，她先慌神。

胆小属于天性，不过秀玉的胆小夹杂了另外的成分。如今田亩到户，邻里相连，街坊对门，难免马勺碰着锅沿，是非曲直，认起真来须得有人作证。所以，秀玉始终存个小心眼儿，在村里不惹事，更不担事。无论谁家口角争吵，她总要赶紧躲开。这样做，不为清静，只为避嫌。

棒子地里带上几垅豆角，是这方农家的老习惯。农历七月末，棒子甩耨，豆棵也蹿足了个。今年雨水充足，棵上挂的豆角极多，顺着垅眼望去，近些年才时兴的新品种“笨篙头”上一嘟噜一串，煞是喜人。那筷子粗细的豆角又长又嫩，蒸炒凉拌，可口的很。秀玉哈腰顺垅，只拣细的嫩的摘，没到地头，手里便有一大掐了。她拽根热草秧子将豆角捆好，正要继续往下摘，东边相邻的豆子地里此时忽地传来一声接一声的暴喝：“砸死你，我砸死你个×养的！”暴喝中夹杂着铁锹的拍击和呼呼的喘气声。显然，是有人打上交手仗了。

突如其来的声响把秀玉吓呆了，她心跳加速，脸色发白，双腿沉重如铁。哎呀，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干吗要打到这步田地呢？对，别露头，别让他们看到自己，赶紧回家去，一旦打出祸来，找我出面作证可就麻烦了。她竭力控制住情绪，尽量喘气匀一些，再匀一些，好不容易稳住心神，刚刚转身迈出两步，又蓦地停住。因为她已准

确无误地听出，和人打架的是贾二别古。二别古的事谁敢沾边？连村长也怵他七分呢。一念至此，越发想着快躲开，她撒腿要跑，不料脚下一绊，扑哧跌倒，她借势趴在原处不动，以免弄出更大的声响让外边听见……

贾二别古是出名的滚刀肉，在村里人见人恨，人见人怕。遇着他和别人吵架斗殴，不管胜败，总要找个证明人出来为他说话。如果这个人的证明对他不利或道出他的无理来，那么此人肯定就是他下一个打架的对象了。所以，村人憎恨他，烦恶他，又不敢得罪他。那年秋天，他欺负一家的闺女被闺女的父兄揍了一顿，他硬是持刀将人家的耕牛放了血。三秋大忙，对方一家人急得大哭小叫。村长实在气不过，找了派出所把他拘留七天。七天放出，二别古找个借口把村长指名道姓绕村骂了三天。有人劝和，他也答应，但提出条件，必须到村长的饭锅里屙泡尿才行。最终还是村长让了步，在街头小饭店请了他一桌这才罢休。贾二别古有句口头语：“我怕么，一个人吃饱，连狗也喂了。大不了一命坠一命。”

因为事情牵扯到二别古，胆小的秀玉就更加害怕，她大气不敢出，浑身发软，就像给人抽了筋一般。她此刻最怕外边打架的人知道自己在这里，果真如此，她就是唯一的现场证人了。她已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心哆嗦，唇哆嗦，身上的肉丝也哆嗦。她急切盼着外边的事情赶紧安稳下来，以免沾惹是非而难得脱身。外边的吵打声响了好像一百年，忽然传来一声非人非兽的吱呀惨叫，叫声未了，秀玉心里忽地一闪——妈呀，打死人了！她吓得连连抽搐，一口气没上来，嘴里不知喊了句什么，两眼一黑晕过去了。

几乎就在秀玉发出那声惊叫的同时，棒子地外的厮打停止了。贾二别古用铁锨将一只拍扁了的死耗子挑进水沟，神情怪异地朝这边玉米地里凝望。天高云淡，小风微拂，遍地的棒子叶颤颤巍巍，穗梢一动一动的。二别古凝望片时，又怅惘片时，丢掉铁锨，舐着嘴唇进了棒子地，径直找向刚才发出声响的地方。

畦背宽宽，棒棵林立，整块地亩所呈现的是一种稠密的青葱氛围。一个人置身此间，如非刻意寻找，断难发现。秀玉昏昏沉沉地躺倒在青纱帐内，跌仆之时，上衣被棒秸扯破，洁白的胴体裸露大半，衬以坚挺秀美的乳峰，香山玉丘般展示在天地之间。奇异而温馨的花朵最易招蜂引蝶，当然也是魑魅魍魉的享乐之所。

意识蒙眬中的秀玉，感到跌进了一道深深的峡谷。谷中有草有花，有石有树，花草树木给她以清凉馨香，石砾子则不顾情面地硌疼了她的肌肤。她想用手在身下拨拉一下，但手臂僵直而生硬，像是给藤蔓乱草缚住了。她要坐起来，更办不到，身子牢牢地粘在地上，好似有人在她和地皮之间涂了膘。她焦急、她惶惑，一种巨大的潜意识里的恐惧感不期而至了。

峡谷里开始刮风，花草树木全都哗啦啦地响，地上的石砾子被什么突兀而临的怪物踢得飞向半空，怪物开始走上来抚摸她，搬动她，她想反抗，想爬起来逃跑，但是绝对办不到，因为接下来她的身子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紧紧压住，并以令她窒息的沉重极快地地下坠着，下坠着。她想嚷、想喊、想求助于想象中的某个人，但张大了嘴却叫不出声。虽是昏沉晕厥，凭着本能她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难以忍受，也只能忍受。刹那间，身心俱损地跌入了比峡谷更深更大更让她惊恐莫名的深渊。她仍旧奋力挣扎，最大可能地活动着身子，像在梦魇中极力摆脱神秘可怕的桎梏一样，手脚并用地往一边爬——似乎终于爬出了灾难的深渊。这时，一丝不知来自何处的亮光照在她的脸上，若隐若现，她刚要试图坐起来，面前就被一团黑影罩住，一个满是馥臭气的东西在乍明犹暗中死死地贴在她的脸上、唇上，一切又如刚才那样重复着了……她被挟制的喘不过气来，憋闷难耐中拼命呼出一口气，终于睁开了眼。这时的秀玉才相当清楚地看到，眼前所面对的是一张淫荡贪婪且疙瘩溜秋的脸，一具赤条条沉重肮脏的躯体紧紧地压住自己，而自己竟也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羞愧和愤恨交替而至，她只来得及看了一眼面前那个不

停耸动着的肩头，就“啊”地一声再次晕厥……

秀玉立在村头小院的门侧，出神地朝远处大路上眺望，一只狸猫从墙头上跳下来从她腿旁跑过去，她竟没有察觉。

大道上人来人往，有的陌生，有的熟悉，陌生人看她一眼管自走路，熟悉的人也仅仅打个招呼便匆忙而过。秀玉想，现在的人就是这样，走路办事以快为荣，好像每个人的腭后都有条狼狗撵着。秀玉望了很长时间，眼睛开始有些发花，她想自己应该回家去了。这时，南风送过一个轻佻的声音：“玉嫂子，青哥怕是回不来了，让我吧，啊？让我吧。”是贾二别古的嗓音。秀玉吓得打个激灵，没敢回头就跑回家去，手忙脚乱地关上院门。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日……”二别古在门前停了停，吹着流氓哨子扬长而去。

那天秀玉在棒子地里苏醒后，太阳已经西斜。她费了很大劲才穿好衣服，踉踉跄跄跑回家。秀玉用五盆水把上身下身洗了五遍，然后一头抢在床上，哭一会儿，骂一阵，整整折腾了一夜。天明，她终于稳定了情绪——事情已经发生了，怎么办？这种事也不是什么光彩事，让街坊邻里知道了，自己在村里怎么做人？要是传到丈夫东青耳朵里，他又怎么受得了呢？稍有不慎，非惹大祸不可。思来想去，还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肚里咽。忍了吧！忍为上策。

金风送秋，油绿的田野开始变黄、泛白，忙碌的身影在处处隐隐晃动着，准备迎接农人一年中最庄重的收获。可是秀玉日日盼望的在外打工的丈夫东青仍没回来，他托人捎了个口讯儿，说眼下工程正紧，难以抽身，让秀玉雇人收秋种麦，自己须到入冬上冻后才能回来。秀玉没办法，只好按东青说的话去做。

自从事情发生后，秀玉再不敢独自下地，夜里睡觉也是惊悸怔忡，时时担心二别古敲门。所幸这混蛋除了在街上遇到秀玉说几句下流话外，并未来家骚扰，秀玉的心也就稍稍宽绰了些。然而，糟糕

的事还是发生了，月头上秀玉没有来例假。秀玉历来经期正常，这意外变故让她惊骇不已，她担心事情会阴差阳错。之后的事实终于令她惊恐万状，随着妊娠反应的出现，一切都已明白无误，说明她确实怀孕了。她魂飞魄散，登时大哭不止。

哭声招来了一墙之隔的三婶，三婶虽是长辈，年龄却不大，只是比秀玉结婚早些，平日里这娘儿俩就性情相投。三婶是过来人，劝她一会儿，看她片刻，便明白其中原委。三婶刚要给她恭喜，忽然眉梢一挑说声蹊跷，她丈夫出门好几个月了，这女人怎么才“害”病啊？女人天生是刨根问底的脾气，秀玉被她追问不过，关上大门，关好屋门，哽哽咽咽地将事情经过和盘托出。三婶听了，惊得小眼直眨巴，连连叭叭着嘴说：“咋就偏偏是他！”她同秀玉合计，要是告上去，政府怎么也得把二别古法办。这样的话，仇是报了，可人也丢了。况且这案也判不太重，将来刑满，又怎么和这样的人搅缠？思忖再三，“英雄所见略同”——忍了。为了不让丈夫生疑，决定把孩子做了。

在三婶的帮助下，秀玉到县医院做了人工流产。休息几日，一切如旧。

晚秋消遁中，朔风阵阵，一场严霜降临，寒冬不期而至。城里的建筑工程相继停工，东青终于回到了家。

入夜，北风又起，苍穹灰白，一声似有似无的啸音之后，空中舞起了碎雪。雪粒子轻一下重一下地扑打着门窗，使得和暖如春的屋内愈加充满了难以言表的温馨。刚才的缠缱温存中，秀玉好像情热难捺，悄悄地哭了，哭出了声。东青抹去她脸上的泪，问她哭什么。秀玉犹豫再三，说是想他想的。东青当时怔了怔，他从妻子含糊的口气里隐隐察觉到了一种东西，虽然是说不清楚的一种东西，但却是源于夫妇之间似乎先天固有的直觉。因为以往他俩也曾长时间的分开，归来后也曾情热如此，那时秀玉所表现的只有幸福和渴望，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缠绵悱恻。当然，这种疑惑在东青的脑子

里仅是一闪而过,随之也便自解自释了:是啊,女人孤身在家,想念丈夫之外,收秋种麦,力弱难支,日常生活中求人欠情,能不遇上烦心的事吗?如今自己回来了,哭泣流泪以泄委屈,也是正常的。东青想到这里,用力将被子裹紧,让秀玉的身子紧贴在自己怀里,像哄小孩般地哄她:“睡吧,啊!我揽着。”新婚不如久别。这话不假。

古话不俗——再厚的墙也能透风。秀玉流产一事,村里早就有人知道了。春节前,东青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在一块喝酒,回家路上,一个愣头青借着酒劲,挺着脖子,以一种对朋友知无不言的坦率把这事捅给了东青。东青头都炸了,他想起了自己回来时的那一夜,想起了妻子异于以往的情绪,他立即断定,自己当时的感觉没有错。毫无疑问,离家期间,妻子背叛了他。

东青没有拐弯抹角,回到家就盯住秀玉,让她立即把事情讲明白。秀玉早已吓惊了脑儿,东青一追问,立时脸色惨白,浑身哆嗦,一句话没说出来,就汗出如雨晕倒在床上。这时的东青已经没有了同情,更谈不到怜悯,有的只是满脑子妒意和一腔的怒火。秀玉的表现更加证实了他的判断,自己出门在外,秀玉一定是红杏出墙,勾搭上哪个野男人了。所以当秀玉清醒之后,他像公安局审案子似的面色冷峻,口气严厉:“既然已经做下了,说吧!”

自然就拽出了三婶。东青从三婶那里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绝对出乎三婶和秀玉的意料,东青听后既没暴跳如雷要找贾二别古拼个你死我活,也没嚷骂吼叫气急败坏,反而相当平静地说了句“是这么回事呀”,就该干什么还干什么了。三婶愣了片刻,低低骂道:“天生你娘×个王八!”随之翻他一眼,扬长而去了。

五六天后,二别古在村北水湾捞鱼时,不知为什么和东青发生了争执,争到激烈处,俩人动了手,结果二别古被东青用木棒揍了个臭死,看那架势,若非有人劝着,东青非把对手塞进冰窟窿里不可。

贾二别古岂是好惹的?这小子棒伤痊愈,耍起了泼皮,他找上

门来，先将两摊狗屎甩在东青的门扇上，之后叉腰而立，堵着门口骂了个不亦乐乎。他从东青的祖宗辈上骂开去，一直数落到尚不知为何人也的重孙辈，真可谓口戮九族，花样翻新。然而，二别古这里唾沫横飞，东青那里却是户扉紧闭，没有回声，没有响动，就好像家中无人。二别古骂了半天，始终没见东青出来对阵，自己也渐渐感到无趣。他腻了，累了，也烦了，最终将一块砖头砸向东青的门框，转身愤愤而去。

翌日上午，二别古又来骂阵。变了内容，不再像昨天那样给东青“续家谱”。他直奔主题——声言东青之所以打他，是因为自己和他女人有一腿。他向前来围观的人抖出了那天棒子地里的秘密，并指天划地，描景叙情，把自己当时强暴秀玉的场面渲染的异彩纷呈，甚至将秀玉身上某个部位有某种标记都讲得清清楚楚。接着，他嚷叫、跳骂，口口声声让东青还他的娃娃，说秀玉没经他允许就流产，是有意让他贾家断子绝孙，他要到乡里县里讨个说法……

围观者有的哂笑，有的脸红，有的气愤，有的已经骂出了声。

这时，东青家的大门开了，是慢慢敞开的。东青提着把铁锹，用同样慢腾腾的步子踱出来。他阴沉着脸，面容和手里的锹头一样泛着冷冰冰的铁青色。东青的出现，让所有的人感到意外，尤其是贾二别古，以至那张满是秽言的嘴好半天没有合拢。东青走到距他数步之遥，慢慢立住，二别古似乎也突然间找到了债主，他迈前一步，右手戟指：“小子，这回你可跑不了啦！”

东青非但不跑，反而又朝前迈了一步。他一言不发，表情平静地望定了对手，似乎在琢磨某类向往已久的猎物。与此同时，他将锹头戳地，双手牢牢把定了锹柄的梢头。这是个理想的姿势，合适的姿势，也是最危险的姿势，最眼拙的人也瞧得出其中所蕴涵的不祥信号。

二别古显然没有感觉到凶险的存在，在他的意识里，对方的举动无非是装装样子吓唬人。他想，我贾二别古是吃娘奶长大的，不

是让谁吓大的，吃你这一套吗？有这种想法，当然也就谈不到驻足或者后退了。他扒掉棉袄，甩开膀子，骂着王八、鳖头一类的脏话，视死如归地躬身朝着东青的小肚子撞去。一个硕大的圆物在东青面前晃动闪烁，冬日的阳光下如同一只象征着的什么，东青双目微眯，盯紧了那圆物的顶部，口角边漾出一丝近乎凝固了的冷笑，那情景，俨然是欣赏一枚风中摇曳的嫩葫芦。此刻他肯定在想象，如果用铁器击打在这光光的葫芦顶上，所发出的响声一定很脆，随之而外溢的，必是稠粥般的浆液。这种想象也仅仅是在刹那间，他便手随心动地做了个并不复杂的动作，围观者只看到太阳下闪过一道漂亮的光弧，那把铁锨就已拍在了二别古的光头上。爆响起处，脑浆四溢，二别古一头抢在地上，双腿几经蹬踹，身子一抽，不动了。与此同时，口鼻耳朵里涌出了冒着红泡儿的血沫……

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风卷雪飘，大路上并没有存住雪。神情木讷的秀玉出了村口，浑身瑟缩不止。尖利的北风夹杂着冰凉的霰粒子，不停地抽打她的手脸脖颈，钻肉剜骨般地痛。她竭力忍着，也只能忍着。

今天是约定探监的日子，天气再坏也得去，否则就又挨到下个月了。在当地政府和村民的力保下，东青没给贾二别古抵命，判了无期徒刑。在以后不知所终的漫长岁月里，秀玉得反反复复走这条路。此刻的秀玉几乎没有别的想法，唯一期望的是东青能够坚持活下去。她已经给了他铁定的许诺，今生今世等他，一直等他。